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柳河東集注卷四

宋童宗說張敦頤潘緯音釋

議辯

晉文公問守原議

事見左傳僖  
公二十五年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敫童云上步忽  
反下都僕切

晉寺  
人名以畀趙衰張云初危切  
晉大夫也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

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媒近

媒音薛瀆也謂寺人

即今之宦者

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

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

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當其

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

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為法乎且晉

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

仲以興進豎刁以敗

刁字亦作貂齊威公用之由是國內寵殺群吏擅廢立

則獲

原啟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

觀去聲

而乃背其所

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

彊以義則天子之冊也

左傳二十八年策命晉侯為侯伯

誠畏之矣烏

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

鞅於亮切史記商鞅入秦因寵

臣景監以見秦孝公

弘石得以殺望之

漢元帝時宦官弘恭石顯譖殺蕭望之

設之

者晉文公也

設一本作誤

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

舉也蓋失問也

一本作問非失問舉非失舉也

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

此況於問於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

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盾徒本切魯宣公二年趙穿殺靈公

春秋書曰晉趙盾弑其君夷臯又昭公十九年許悼公疾飲太子之藥而卒春秋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 駁復讎議

唐書孝反傳載徐元慶復父讎自囚詣官在拾遺陳子昂議誅元慶然後程開墓時趨其

言後禮部員外郎柳宗元駁之駁音剝

臣伏見天后時

唐武后

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

邳音圭

父

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

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

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

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治一本其本則合其用則異

旌與誅莫得而並焉一本作不得並也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

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

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

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

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童云讞語蹇魚列魚考正

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耻枕戈為得禮

禮記曲禮云父之讎不與

共戴天寢苫枕干弗與共天下也

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胃介然自克

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

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

童云悖音  
李驚音教

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  
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  
之所謂讎者蓋其寃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  
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  
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  
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  
讎之

周禮  
地官

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

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

害

公羊定  
公四年

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

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  
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  
為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  
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

謹議

桐葉封弟辯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

成王與弟唐叔虞戲剪桐

葉為珪曰以此封君

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

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

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

當並如字

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

中去聲

以地與人與小弱者

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

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

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

當丁浪切雖

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  
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  
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  
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  
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為君臣者耶是直小  
丈夫缺缺者之事

缺傾  
雪切

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

封唐叔史佚成之

童云佚夷質切周武王時太  
史尹佚事見史記晉世家

辨列子

列禦寇所作唐號

沖虛至德真經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

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

繻音須

楚悼

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

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列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

十七年燕釐公五年

釐古文僖字

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

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為鄭耶不然何

乖錯至如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為

放依其辭

放方往切

其稱夏棘狙公紀渚子

渚音省

季咸等皆

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槩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闊居

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遁世無

悶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

為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楊朱力命

列子篇名

疑其楊子書其

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

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 辯文子

或曰姓辛名妍字文子號曰計然蔡丘濮上人范蠡之師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

唐有徐靈府注又有李暹訓注或謂其書

錄老子遺言

其辭時有若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

考即考字

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

凡孟子輩數家皆見剽竊峣然而出其類

童云峣音堯山高貌或作

堯

其意緒文辭义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

或者衆為聚歛以成其書歟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憫其為之也勞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為發其意藏於家

為去聲

論語辯二篇

上篇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

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

夫子生於周靈王二十年曾子生於

周敬王十五年

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

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  
為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  
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  
之歿也諸弟子以有子為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  
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  
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  
為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  
曾氏之徒也

下篇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余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爾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也

覆數救切

上言

堯舜之不遭

言一本作之

而禪不及已下之無湯之勢

下之一作

言下而已不得為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死  
怨呼而已之德涸焉無所依而施故於常常諷道云爾  
而止也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  
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為書也卒篇之首  
嚴而立之

### 辯鬼谷子

戰國時人隱居潁川陽城  
之鬼谷蘇秦張儀之師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為其指要幾千言鬼谷

子要為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

出而險蓋峭薄

蓋音庚

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

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

葆音保

尤者晚乃益出七

術

鬼谷子下篇有陰符七術謂盛神法五龍養志法靈龜實意法騰蛇分威法伏能散勢法驚鳥轉圓法猛

獸損兌法靈著七章是也

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竒而道益陋

張云隱音治隘也

使人狙狂失守

狙子余切

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

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為好術也過

矣

辯晏子春秋

齊相晏平

仲名嬰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為書或曰晏子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為已術者且其言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

尤怪誕

晏子春秋曰公孫捷田開疆古治子事景公勇而先禮晏子言於公餽之二桃曰三子計功而

食之云云公孫捷田開疆曰吾勇不若子功不逮子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契領而死

古治子曰二子死之吾獨生不仁亦契領而死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

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為墨也為是書者墨之道也

辯亢倉子

唐號洞靈真經潘云亢音庚莊子作庚桑楚  
楚名庚桑姓也史記作亢桑子大唐新語云  
道家有庚桑子者世無其書開元末處士王  
源撰亢倉子兩卷以補之序云庚桑亢桑亢  
倉一也唐藝文志  
以為襄陽王士元

太史公為莊周列傳稱其為書畏累

童云上烏罪切或作喂下力罪切或

作曼莊子音注云喂壘山名也或云在魯又云在梁州

亢桑子皆空言無事實今

世有亢桑子書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尚不能有所事實又况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為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錄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為術者乃始為之

傳注以教於世不亦惑乎

### 辯鶡冠子

童云鶡音曷楚人居深山以鶡鳥羽為冠鶡似雉

余讀賈誼鵬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為盡出鶡冠子

鶡冠子上

九篇論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其世兵篇頭與鵬賦相亂

余往來京師求鶡冠子

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為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偽為其書反用鵬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

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鶡冠子遷號為  
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鶡  
冠子書亦必不取鶡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  
不類

柳河東集注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柳河東集注卷五

宋 童宗說 張敦頤 潘緯 音釋

碑

箕子碑

凡大人之道有三 一曰正蒙難

難乃旦切

二曰法授聖 三曰

化及民 殷有仁人曰箕子 實具茲道 以立於世 故孔子述六經之旨 尤殷勤焉 當紂之時 大道悖亂 天威之動

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

謂比無

益吾祀故不為委身以存祀誠仁矣

謂微

與亡吾國故

不忍

與音預

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

俯仰晦是暮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墮而不息故在易

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

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

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

音仙東夷地

推道訓

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也

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民犯禁八條  
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閑婦人貞信不淫僻其田民  
飲食以蓬豆為可貴此  
仁賢之化也出前漢志  
率是大道藜於厥躬  
童曰藜徒  
紅切正作

叢

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虜當其周時未至

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

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

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

作廟汲郡

紂故都在  
今衛州

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

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蕃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

童云

憲音顯中庸

注云典盛貌

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汙明哲在躬

不陋為奴沖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

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詘而伸

詘音屈

卒為世模易象是列

文王為徒

易明夷卦文王之箕子以之

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關頌

辭繼在後儒

道州文宣王廟碑

謹案某年月日儒師河東薛公伯高由尚書刑部郎中

為道州明年二月丁亥公用牲幣祭於先聖文宣王之廟夜漏未盡三刻公玄冕以入就位於庭惕焉深惟夫

子之祀爰自京師太學徧於州邑遐闊僻陋咸用斯時

致奠展誠宿燎設懸

張云燎力照切宿燎謂庭燎設懸謂懸筭簾

罇俎旂章

罇音尊

祭穆布列周天之下嗚呼夫子之道闕肆尊顯二

帝三王其無以侔大也然其堂庭庠陋

庠音婢

椽棟毀墜

曾不及浮園外說克壯厥居水潦仍至歲加蕩沃公蹙然不寧若罔或承既祭而出登墉以望爰得美地豐衍

端夷水環以流有類宮之制

類與洋同諸侯學曰類宮

是日樹表列

位由禮考宜然後節用以制貨財乘時以儆功役

儆即就切

雇也逾年而克有成廟舍峻整階序廓大講肄之位

肄羊至切

習也師儒之室立廩以周食圃畦以毓蔬

毓與育同蔬菜也

權其

子毋贏且不竭

贏音盈毋謂本錢子謂利息

由是邑里之秀民感道

懷和更來門下

更半聲

咸願服儒衣冠由公訓程

法也公攝

衣登席親釋經旨丕諭本統父慶其子長勵其幼化用

興行人無爭訟公又曰夫子稱門弟子顏回為庶幾其

後從於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失

厥所謂妄異科第坐祀十人以為括豈夫子志哉余案

月令則曰

一本作曰則一本作則由

釋奠于先聖先師國之故也乃

立夫子像配以顏氏籩豆既嘉笙鏞既成

張云鏞鐘名

九年

八月丁未公祭於新廟退考疑義合以燕饗萬民翼翼

觀禮識古於是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凝誓

童云音辯

俗作誓

助教某學生某等來告願刻金石明夫子之道及

公之勤惟夫子極於化初冥於道先羣儒咸稱六籍具

存苟贊其道若譽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不  
可犯也惟公探夫子之志考有國之制先施彝典草正  
道本俾是荒服移為闕里在周則魯侯申

魯僖  
公名

能修類

宮詩有其歌在漢蜀守文翁能首儒學史有其贊今公  
法古之大同於魯化人之艱侔於蜀蓋銘茲德以告於  
史氏而刊之茲碑銘曰

荆楚之陽厥服惟荒民鮮由仁帝降其良振振薛公

童云

振音真  
仁厚也

惟德之造赤旂金節來蒞於道師儒咸會嘉有

攸告吉日丁亥獻於頰宮庭燎伊煌有煥其容公升於

位心莫不恭爰念聖祀徧于海邦服冕陳器州邑攸同

感忻以欵

張云欵音希歟也

思報聖功卜遷于嘉惟吉之逢酌

酌其原

童云酌均勻二音

既夷且大渙渙其流實環于外作廟

有嚴昭祀顯配絜茲器用觀禮斯會布筵伊位作廩伊

秩以豐其儀以壯其室新宮既成崇報孔明于古有經

于一本  
作千

公粹厥誠邦民之良弁服是纓公躬講論虔默

以聽

聽平聲

公降酬酢進退齊平柔肌洽體莫不充盈歸

懽于心父子弟兄欽惟聖王厥道無涯世有頌辭益疾

其多

疾音究

公斯考禮民感休嘉

感一本作成

從於魯風祇以

詠歌公錫于天眉壽來加公賚于王休命是荷

荷音河師

于辟雍大邦以和侑酌申申

酌音消少少飲酒食已而蕩口也

王道式

訛諸儒作詩思繼類水丕揚厥聲以告太史

###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為南夷椎髻卉裳

音椎

椎髻音計漢書注一撮之髻其形如椎卉音毀絳葛之屬攻劫鬪暴雖唐虞之仁不

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至於有國

至唐也

始循法度置吏

奉貢咸若采衛冠帶憲令進用文事

一本作士

學者道堯舜

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辟唯諾

旋音璿辟音璧又音

避唯以水切

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之德大以遐孔

氏之道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廟屋壞幾毀神位

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墜教基丁未莫薦法齊

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三官衣布泊于贏財取

土木金石徵工儻功完舊益新十月乙丑王宮正室成

乃安神棲乃正法庭祇會羣吏卜日之吉虔告于王靈  
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門人猶有惑聖言今夫  
子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於是邦人去其陋而本於  
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况巍然炳然臨而炙之乎

後關

惟夫子以神道設教我今罔敢知欽若茲教以寧其神  
追思告誨如在于前苟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無陋罔

貳昔言

謂子欲居九夷

申陳嚴祀永永是尊麗牲有碑

麗猶繫也禮祭

義云君率牲既入廟門麗于碑刻在廟門

終南山祠堂碑

并序

貞元十二年夏洎秋不雨穡人焦勞嘉穀用虞皇帝使

中謁者禱於終南申命京兆尹韓府君

名畢

祇飭祀事考

視祠制以為棟宇不稱宜有加飾遂命蓋屋令裴均

童云

蓋屋音周質縣名蓋一音侮屋一音室 虔承聖謨勅制祠堂乃徵土工木

工石工備器執用來會祠下斬板榦礩柱礎

礩盧紅切礎音楚

陶瓴甃

瓴音零童云甃蒲歷切詩中唐有甃

築垣墉恢度舊制立三筵六

尋既興功玄雲觸石霈澤周被植物擢茂期于豐登神

道感而宣靈人心歡而致和嘉氣充溢抃蹈布野於是

邑令僚吏至于胥徒黃髮者艾野夫版尹僉曰蓋聞名

山之列天下也其有能奠方域產財用興雲雨考于祭

法宜在祀典惟終南據天之中

終南一名南山

在都之南西

至於褒斜

音耶谷名長四百七十里南口曰褒北口曰斜

又西至隴首

山名以臨

于戎東至於商顏

商山之顏顏猶額也出前漢溝洫志

又東至於太華

去聲

西岳也以距於闕寔能作固以屏王室其物產之厚器用

之出則璆琳琅玕

璆音球玉名琅玕石而似珠出禹貢

夏書載焉紀堂條

枚

出毛詩秦風紀基也堂畢道  
平如掌也條楸也枚栴也

秦風詠焉令其神又能

對於禱祝

一本  
作祀

化荒為穰易沴為和

沴音戾  
妖氣也

厥功章明

宜受大禮俾有憑託而宣其烈也非我后敬神重穀則

曷能發大號尊明靈非我公勤人奉上則曷能對休命

作新廟人事既備神用時若豐我公田遂及我私粢盛

無虞儲峙用充

儲音除峙  
直里切

厥猷茂哉遂相與東向蹈舞

拜手稽首願頌帝力且宣神德永著終古辭曰

皇帝垂德制定統極神道泰寧祀典修飾禳祈榮寧

音

于並祭名

皆有準程顧惟終南祠位庠陋

庠音婢

不稱顯名爰

降制詔充大厥宇啟寤誠明昭感神衷道宣天休獲此

利貞篤灾愆陽化為豐穰實我粢盛

平聲

人賴蓄給鼓腹

而歌以樂其生巍巍靈山興利產財作固鎬京

鎬下切

擁

其嘉休眷祐于人永宅厥靈弈弈新廟

張云弈音亦書或作奕同

整

頤端莊神位密清後祀承則絜心勤禮道亨暢純精邑吏

嗇夫鮐背鯢齒

鮐音臺鯢音倪皆壽徵

願垂表經頌宣聖德篆刻

金石永世飛聲

此文用秦碑體三句一韻

太白山祠堂碑

并序

雍州

雍於用切

西南界于梁其山口太白其地恒寒冰雪之

積未嘗已也其人以為神故歲水旱則禱之寒暑乖候

則禱之厲疾崇降則禱之

張云崇音遷神禍也

咸若有蒼焉者貞

元十二年孟秋旱甚皇帝遇灾悼懼分命禱祀至于茲

山又詔京兆尹宜飾祠廟遂下令于甸邑邑令裴均臨

事有恪草去狹陋恢闕棟宇階室之廣三倍其初翌日

大雨黍稷用豐野夫謹謠欽聖信神願垂頌聲刻在金

石文曰 文七

碑陰文

時尹韓府君諱臯祗奉制詔發付邑吏令裴府君諱均  
承荷君公之命督就祠宇莅事謹甚克媚神意用獲顯  
貺邑人靈之其事遂聞詔事嘉異勞主者甚厚

勞力到切乃

刻茲石立于西序右階之下肆列裴氏之政于碑之陰  
惟君教行于家德施于人撫字惠厚柔仁博愛之道洽  
于鰥寡

張云上姑頑切下陵之切

廉毅肅給威斷猛制之令行于強

禦獄訟不私于上罪責不及于下農事課勵厚生克勤

征賦首入而其人益贍創立傳館

傳株戀切驛也

平易道路

以易

豉切治也

改作甚力而其人彌逸韓府君每用嘉褒稱其理

為旬服最令茲設廟位神神歡而寧宜為君之誠敬克合於上用啟之也不可以不志

### 湘源二妃廟碑

元和九年八月二十日湘源二妃廟灾司功掾守令彭

城劉知剛

唐有司功參軍守攝也

主簿安邑衛之武告於州刺史

御史中丞清河崔公能祇栗厥戒會羣吏洎衆工發開

元詔書懼廢守祀搜考羸羨

延面切  
餘也

均節委積

童云上  
於偽切

下子智切聚也周禮  
注少曰委多曰積

咸執牘聿

說文牘書版  
聿所以書

至于祠下

稽度既備

度徒  
洛切

傭役惟時斬木於上游陶埴于水涯

張云

埴音植埴也童云  
涯音宜又宜佳切

迺桴迺載工逸事遂作貌顯巖粲然

而威十有一月庚辰陳奠薦辭立石于廟門之宇下惟

父子夫婦人道之大大哉二神咸極其會為子而父堯

為婦而夫舜齊聖並明弼成授受內若嚚瞽上承輝光

克艱以乂德罔不至帝既野死神亦不返食于茲川古

有常典毆被度孽

毆被音區弗  
度即戾字

恢宣淑靈敢或失職以

奸天刑

奸音干

有翼其躬有苾其馨

苾香也

沉牲爰告即石

是銘銘曰

淵懿承聖舜妻堯女德形媯汭

張云上俱為切姓也下儒稅切水名

神位

湘澣

音虎

揆茲有初克碩厥宇唐命秩祀茲邑攸主毛牲

既醕

周禮牧人毛之取純毛也牛純色曰牲醕相通切副辜祭一本醕作肆肆託厯切解牲體也

椒

馨爰糝

童云糝先呂切祠神之米

脩于萬年期保伊祐潛火煽孽炆

于融風

童云此他昆切風而火也

神用播遷時罔克龔邑令羣吏告

于君公廉用積餘以就爾功桴木負埴

童云桴芳先切編竹木為之大

日筏小曰桴

載流于江既夷以成崇宇峻墉絜嚴清閒

音閑左

右率從神樂來歸徒御雍雍神既安止邦人載喜奉其

告玉

一作主

以對嘉祉南風滑滑

私呂切

湘水如舞將子無

謹神聽鐘鼓豐其交報邦邑是與刻此樂歌以極終古

饒娥碑

饒娥饒人饒姓娥名世漁鄱水

鄱蒲禾切

娥為室女淵懿靖

專雖小家未嘗出游治締葛供女事循整鄉閭敬式娥

父醉漁風卒起

卒即粹字

不能舟遂以溺死求屍不得娥聞

父死走哭水上三日不食耳鼻流血氣盡伏死明日屍

出龜魚鼉蛟浮死萬數塞川下流鄙旁小民悲感怨號

上音寬  
下音豪

以為神奇縣人鄉人會錢具儀葬娥鄱水西橫

道上追思不足相與作石以詒後世

詒一作詔

其辭曰

生德無類氣靈而休嗟茲孝娥惟行之周淵懿含貞好

靖不游纖葛締紵

童云纖思廉切締紵知切細葛也紵直呂切

克供以修蒸

蒸在家其父世漁飲酒不節死乎風濤

乎一本作于或作於

匍匐

來哭號天以呼顏目耳鼻膏血交流三日頓踣

蒲北切僵也

氣竭形枯父屍既出孝質已殂龜鼈鼉鼉有蛟洎魚充

流溢岸旁出仰浮見怪形異適與我謀鄙民哀號或以

頌歌齊女色憂傷槐罷誅

列女傳齊景公有所愛槐傷槐者死婧父衍醉而傷槐景

公使拘之婧造于晏子之門晏子言于公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

趙姬完父操棹爰謳

同上趙津女娟者河津吏之女趙簡子南擊楚史醉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娟懼願備父持楫中流發河激之歌

簡子以肉刑不施漢美淳于

漢淳于公有罪少女緹縈上書文帝遂除肉刑烈

烈孝娥水死上虞

後漢曹娥上虞人父盱能按節抗歌  
娑娑樂神逆濤迎伍君為水所淹不

得其尸娥年十四哀吟旬有  
七日遂投江死抱父尸浮出

娥之至德實與為儔恒人

有言惟教是圖懿茲德女家世不儒竒行特出神道莫  
酬窮哀罔泄終古以留鄉人好禮爰立茲丘建銘當道  
過者下車

唐故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南府

君睢陽廟碑

并序

急病讓夷義之先

國語臧文仲曰賢者  
急病遜夷夷平也

圖國忘死貞之

大

左傳昭公元年趙孟曰國國忘死貞也

利合而動乃市賈之相求

賈音古

恩加而感則報施之常道

施去聲

睢陽

睢息遺切唐睢陽郡乃宋州

所

以不階王命橫絕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奮百代而特立

者也時惟南公

此乃南霽雲廟唐書有傳

天與拳勇

毛詩注拳力也

神資機

智藝窮百中

去聲謂善射

豪出千人不遇興詞鬱尨眉之都

尉

漢武故事上至郎省見一郎鬚眉皓白問之對曰臣姓顏名駟三葉不遇上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

竒見惜挫猿臂之將軍

童云數所角切竒居宜切猿即棟字漢李廣猿臂善射上以李

廣數竒不令當單于注言廣命竒隻不偶也

天寶末寇劇憑陵突河華

音畫

天旋虧斗極之位地圯積狐狸之穴親賢在庭子駿陳

暮以佐命

謂陳希烈等漢劉歆字子駿佐王莽為國師

元老用武夷甫委師

而勸進

謂哥舒翰等晉王衍字夷甫為石勒所破勸勒稱尊號

惟公與南陽張公

巡高陽許公遠義氣懸合訂謀大同

訂凶于切大也說文云齊楚謂信曰

許誓鳩武旅以遏橫潰

上戶孟切下音會

裂裳而千里來應左

袒而一呼皆至

呼火故切

柱厲不知而死難

去聲列子柱厲叔事苾教公自

以為不知己去之海上及公有難乃往死之曰以愧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

狼睥見黜而

奔師

睥尺甚式忍二切左傳文公二年狼睥為右先軫黜之狼睥怒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奔師死焉

忠謀朗然萬夫齊力

一作志

公以推讓且專奮擊為馬軍

兵馬使出戰則羣校同強入守而百雉齊固

城三堵為雉

初

據雍丘謂非要害將保江淮之臣庶通南北之奏復

周禮

諸臣之復謂奏事於王也

拔我義類扼於睢陽前後捕斬要寇

要去聲

凶氣連沮漢兵已絕守疏勒而彌堅

疏音疎後漢班超在疏勒而龜茲姑

墨數攻疏勒超孤立無援吏士單少拒守歲餘又耿恭據疏勒匈奴擁絕澗水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

恭攻虜騎雖強頓盱眙而不進

盱音吁眙音怡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魏主攻盱眙

輔國將軍臧質堅守三旬不拔

賊徒乃棄疾於我悉衆合圍技雖窮於

九攻

呂氏春秋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却之遂報不攻宋

志

益專於三板

史記智伯率韓魏攻趙襄子奔保晉陽三國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沒者三板

偏

陽懸布之勁

一本作巧左傳襄公十年晉伐偃陽主人懸布秦董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

之蕪而復上者三縣即懸字隊即墜字

沂城鑿穴之竒

沂音牽其事未詳或曰田單穴城火

牛息意牽羊羞鄭師之大臨

臨力鶴切哭也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國人

臨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注示服為臣僕

甘心易子郤

宋臣之病告

左傳宣公十五年楚子圍宋宋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床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

敝邑易子而食諸侯環顧而莫救

唐張巡傳時賀蘭進明屯臨淮許叔莫尚衡次彭城皆觀

望莫  
宵救

國命阻絕而無歸

張連傳當此時王命不復通巡  
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人人盡

泣以有盡之疲人敵無已之強寇公乃躍馬潰圍馳出

萬衆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乃張樂侑食以好聘待之

好呼  
報切

公曰弊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燕禮獨何心歟乃

自噬其指曰噉此足矣遂慟哭而返即死孤城首碎秦

庭終情無衣之賦

情武豆切左傳定公四年申包胥如  
秦乞師秦哀公為賦無衣九頓首而

坐故度信賦云申包  
胥之頓地碎之以首

身離楚野徒傷帶劍之辭

楚詞九  
歌國殤

篇云帶長劍兮扶秦  
弓首雖離兮心不憊

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無傳瘞

之歎息

後漢傳變為漢陽太守賊欲送變歸鄉里變嘆曰吾行何之遂戰沒

有周苛之慷

慨

漢高祖使周苛守滎陽項羽生得苛苛罵羽烹之

聞義能徙果其初心烈士

抗詞痛臧洪之同日

後漢袁紹執臧洪殺之陳容曰寧與臧洪同日死遂見殺見者相謂

曰如何一日

直臣致憤惜蔡恭於累旬

梁武帝天監三年魏兵圍義陽

蔡道恭禦之相持百餘日蔡恭病卒詔曹景宗救復景宗不進義陽遂陷任坊彈景宗曰道恭云逝城守累旬

景宗之存一朝棄甲

朝廷加贈特進揚州都督定功為第一等與

張氏許氏並立廟睢陽歲時致祭男在繼祿皆受顯秩

賜之土田墓刻鮑信之形

魏初平二年鮑信擊黃巾戰死求尸不能得乃刻木為信

狀祭而哭焉一  
本作鮑勳者非  
陵圖龐德之狀

魏龐德與關羽戰敗不降為羽所殺魏帝令於

陵屋畫關羽戰克龐德  
憤怒于禁降伏之狀

納官其子見勾踐之心

越語勾踐捷於

會稽乃令於三軍曰孤子寡婦疾疹貧  
病者納官其子注云任其子而教之

羽林字孤知孝

武之志

前漢百官表武帝時從軍死事者之子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羽林孤兒

舉門關於

周典

周禮司門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注財謂門闕之委積也死政之老死事

者之父毋孤子也

徵印綬於漢儀

後漢張奐云吾前後十要銀艾銀印銀印艾即綠綬要音

腰十要者每一官即佩一印

王猷以光寵錫斯備於戲睢陽之事不

惟以能死為勇善守為功所以出奇以耻敵立懂以怒

寇

性勤謹二音勇也列子無以立謹於天下一本作僅者非

俾其專力於東南而去

備於西北力專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即城陷之辰為剋敵之日世徒知力保於江淮而不知功靖乎醜虜論者或未之思歟公諱霖雲字某范陽人有

子曰承嗣七歲為婺州別駕賜緋魚袋歷施涪二州

音涪

浮

服忠思孝無替負荷懼祠宇久遠德音不形願斷堅

石假辭紀美惟公信以許其友剛以固其志仁以殘其肌勇以振其氣忠以摧其敵烈以死其事出乎內者合

於貞行乎外者貫於義是其所以奮百代而超千祀者

矣其志不亦宜乎廟貌斯存碑表攸託洛陽城下思鄉

之夢儻來

後漢溫序為隗囂將所執不降而死光武命送喪到洛陽城旁為冢地長子壽為鄒平侯

相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

麒麟閣中即圖之詞可繼

壽即棄官乞歸算帝許之

前漢趙充國以功德畫未央宮至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召揚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銘曰

貞以圖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

難乃且切

見危致命漢寵死

事周崇死政烈烈南公忠出其性控扼地利奮揚兵柄

東護吳楚西臨周鄭婪婪羣凶

婪廬舍切貪也

害氣彌盛長蛇

封豕

封大也見左傳定公四年

踊躍不定屹彼睢陽

屹魚乞切山貌

制其要

領

童云上一遙切前漢張騫傳注云要衣要也領衣領也凡持衣者則執要與領故以為喻

橫潰不

流疾風斯勁梯衝外舞缶穴中偵

偵五正切伺視也賊攻睢陽為雲梯置精

兵其上推之臨城巡潛鑿三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鈎之一穴中出木柱之一穴中出鐵籠盛火焚之

鈴馬非難

公羊傳宣公十五年鈗馬而秣之

析骸猶競

左宣十五年華元曰析骸以糞

浩浩烈士不聞濟師兵食殲焉守逾三時公奮其勇單

車載馳投軀無告噬指而歸力窮就執猶抗其辭

唐忠義傳

霖雲被執賊欲降之巡呼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霖雲笑曰將欲有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遂遇害

圭璧可碎堅貞不虧冠力東盡光威西慝女六切慝也孤城

既拔渠魁受戮安慶緒雷霆之誅由我而速巢穴之固由

我而覆范陽江漢淮湖羣生成育倬焉勲烈孰與齊躅玉厨

切天子震悼陟是元功旌褒有加命秩斯崇位尊九牧

禮視三公建茲祠宇式是形容牲牢伊碩黍稷伊豐虔  
虔孝嗣望慕無窮刊碑河澣萬古英風

柳河東集注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柳河東集注卷六

宋 童宗說 張敦頤 潘緯 音釋

碑

曹溪第六祖賜諡大鑒禪師碑

六祖名惠  
能姓盧氏

扶風公廉問嶺南三年

馬總扶風人為嶺南節度使

以佛氏第六祖

未有稱號 疏聞于上 詔諡大鑒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

和十年十月十三日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公命部吏

洎州司功掾告于其祠幢蓋鍾鼓

江幢傳切

增山盈谷萬人

咸會若聞鬼神其時學者千有餘人莫不欣踴奮厲如

師復生則又感悼涕慕如師始亡因言曰自有生物則

好鬪奪相賊殺喪其本實諄乖淫流

張云諄蒲昧切亂也

莫克返

于初孔子無大位沒以餘言持世更楊墨黃老益雜其

術分裂而吾浮圖說後出推離還源合所謂生而靜者

記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梁氏好作有為師達摩譏之空術益顯

傳燈錄梁武帝問達摩曰朕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  
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此但人天小果如影隨形雖

有非實

六傳至大鑒

達摩本天竺王子得禪宗妙法云自釋迦相傳有衣鉢為記世稱傳授達

摩傳惠可為二祖惠可傳璨為三祖璨傳道信為四祖信傳弘忍為五祖忍傳惠能為六祖

大鑒始

以能勞苦服役

能即一耐字

聽其言言希以究師用感動遂

受信具

衣鉢也

遁隱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六年度其可

行

度待洛切

乃居曹溪

韶州地名唐咸亨末能住韶州寶林寺

為人師會學去

來嘗數千人其道以無為為有以空洞為實以廣大不  
蕩為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靜

矣中宗聞名使幸臣再徵不能致取其言以為心術其

說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大鑿去世百有六

年凡治廣部而以名聞者以十數莫能揭其號乃令始

告天子得大謚豐佐吾道其可無辭公始立朝

謂馬總

以

儒重刺虔州都護安南由海中大蠻夷連身毒之西

潘云

身毒史記上音捐下音篤前漢下音篤一名天篤浮國胡是也又西南夷傳注即天竺亦曰捐篤浮船

聽命咸被公德受旂纛節戟

童云纛杜皓切翳也舞者所執徒沃切羽葆幢又徒

刀大到二切潘云大到切羽毛幢也以犛牛尾為之大如斗或在駢頭或在銜又音毒來莅南海

屬國如林不殺不怒人畏無罪

逆各切辯訟也潘云周禮五當為驚愕之愕

允克光於有仁昭列大鑒莫如公宜其徒之老乃易石于宇下使來謁辭其辭曰

達摩乾乾傳佛語心六承其授大鑒是臨勞動專默終

揖于深

揖一本作把

把其信器行海之陰其道爰施在溪之

曹龐合猥附不夷其高傳告咸陳惟道之褒生而性善

在物而具荒流奔軼

徒結切

乃萬其趣匪思愈亂匪覺滋

誤由師內鑿咸獲于素不植乎根不耘乎苗中一外融

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於朝陰翊王度俾人逍遙越  
百有六祀號謚不紀由扶風公告今天子尚書既復大  
行乃誅

潘云魯水切量也  
量述前人之功德

光于南土其法再起厥徒萬

億同悼齊喜惟師教所被洎扶風公所履咸戴天子天  
子休命嘉公德美溢于海夷浮圖是視師以仁傳公以  
仁理謁辭圖堅永膺不已

南岳彌陀和尚碑

陀一本  
作陀

在代宗時有僧法照為國師乃言其師南岳大長老有

異德天子南嚮而禮焉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居曰般

舟道場

般舟和尚  
蓋曰悟也

用尊其位公始居山西南巖石之下

人遺之食則食不遺則食土泥茹草木其取衣類是南

極海喬北自幽都來求厥道或值之崖谷羸形垢面躬

負薪慙

音酉以  
九切

以為僕役而媒之

媒音  
薛

乃公也凡化人

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以疾至故示專念書塗巷刻谿

谷丕勤誘掖以援于下不求而道備不言而物成人皆

負布帛斲木石委之巖戶不拒不營祠宇既具以洎于

德宗申詔褒立是為彌陀寺施之餘則與餓疾者

施式智切

不尸其功公始學成都唐公次資川詵公詵公學于東

山忍公

姓周黃梅人即五祖

皆有道至荊州進學玉泉真公真公

授公以衡山俾為教魁人從而化者以萬計初法照居

廬山由正定趣安樂國

由一本作中

見蒙惡衣侍佛者佛告

曰此衡山承遠也出而求之肖焉乃從而學傳教天下

由公之訓公為僧凡五十六年其壽九十一貞元十八

年七月十九日終于寺葬于寺之南岡刻石于寺大門

之右銘曰

一氣迴薄茫無窮其上無初下無終離而為合蔽而通  
始末或異今焉同虛無混冥道乃融聖神無跡示教功

公之率衆峻以容公之立誠放其中

放本或作教

服庇草木

蔽穹隆仰攀俯取食以充形遊無極交大雄天子稽首  
師順風四方奔走雲之從經始尋尺成靈宮始自蜀道  
至臨洪咨謀往復窮真宗子弟傳教國師公化流萬億  
代所崇奉公寓形於南岡幼曰弘願惟孝恭立之茲石

書玄蹤

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

維某年月日岳州大和尚終於聖安寺凡為僧若干年若干有名無姓世莫知其閭里宗族所設施者有問焉而以告曰性吾姓也其原無初其胄無終承于釋師以系道本吾無姓耶法劍云者我名也實且不有名惡乎存吾有名耶性海吾鄉也法界吾宇也戒為之墉惠為之戶以守則固以居則安吾閭里不具乎度門道品

其數無極菩薩大士其衆無涯

潘云善薄胡切薩桑葛切佛書云菩提薩埵唐

言覺有情也  
從簡稱菩薩

吾與之戚而不吾異也吾宗族不大乎其

道可聞者如此而止讀法華經金剛般若經數逾千萬

潘云般北未切若而也切梵語謂智慧也

或譏以有為曰吾未嘗作嗚呼佛

道逾遠異端競起唯天台大師為得其說和尚紹承本

統以順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生物流動趣向混亂

惟極樂正路為得其歸和尚勤求端慤以成至願凡聽

信者不惑其道或譏以有跡曰吾未嘗行始居房州龍

興寺中徙居是州作道場於楞伽北峯

楞音稜  
伽音茄

不越閭

者五十祀和尚凡所嚴事皆世高德始出家事而依者

曰卓然師居南陽立山葬岳州就受戒者曰道穎師居

荊州弟子之首曰懷遠師居長沙安國寺為南岳戒法

歲來侍師會其終遂以某日葬於卓然師塔東若干步

銘曰

道本於一離為異門以性為姓乃歸其根無名而名師  
教是尊假以示物非吾所存大鄉不居大族不親淵懿

內朗沖虛外仁聖有遺言是究是勤惟動惟默逝如浮

雲教久益微世罕究陳爰有大智出其真門

一本  
作論

師以

顯示俾民惟新情動生變物由湮淪爰授樂國參乎化

原師以誘導俾民不昏道用不作神行無迹晦明俱如

生死偕寂法付後學施之無數

夷益切  
厥也

葬從我師無忘

真宅薦是昭銘刻茲貞石

### 碑陰記

無姓和尚既居是山曰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動矣

弘農楊公炎自道州以宰相徵過焉以為宜居京師強以行不可將以聞曰願間歲乃往明年楊去相位竄謫南海上終如其志趙郡李萼辯博人也為岳州盛氣欲屈其道聞一言服為弟子河東裴藏之舉族受教京兆尹弘農楊公某楊憑以其隱地為道場奉和州刺史張惟儉買西峯廣其居凡以貨利委堂下者不可選紀受之亦無言將終命其大弟子懷遠授以道妙終不告其姓或曰周人也信州刺史李某為之傳李位長沙謝楚為行

狀博陵崔行儉為性守一篇凡以文辭道和尚功德者  
不可悉數弘農公自餘杭楊憑自臨賀尉徙杭州刺史命以行狀來  
懷遠師自長沙以傳來使余為碑既書其辭故又假其  
陰以記

龍安海禪師碑

佛之生也遠中國僅二萬里其沒也距今茲僅二千歲  
故傳道益微而言禪最病拘則泥乎物誕則離乎真真  
離而誕益勝故今之空愚一作空愚夫失惑縱傲自我者皆

誣禪以亂其教冒于囂昏

中切 魚

放于淫荒其異是者長

沙之南曰龍安師師之言曰由迦葉至師子二十三

而離離而為達摩

潘云迦居牙切葉書涉切是釋迦大弟子一名飲光達摩摩當作磨莫臥

切西天第二十八祖 東震旦士謂之初祖

由達摩至忍五世而益離離而為

秀為能

神秀姓李氏隋末出家事弘忍弘忍卒秀乃居常陽山同學僧惠能姓盧氏弘忍卒往韶州寶

林寺天下散傳其道謂秀為北宗能為南宗

南北相訾

音紫 毀也

反戾鬪狠其道

遂隱嗚呼吾將合焉且世之傳書者皆馬鳴龍樹道也

二師之道其書具存徵其書合於志可以不恩

胡因切於

是北學於惠隱南求於馬素咸黜其異以蹈乎中乖離  
而愈同空洞而益實作安禪通明論推一而適萬則事  
無非真混萬而歸一則真無非事推而未嘗推故無適  
混而未嘗混故無歸塊然趣定至于旬時是之謂施用  
茫然同俗極乎流動是之謂真常居長沙在定十四日  
人即其處而成室宇遂為寶應寺去於湘之西人又從  
之負大木礮密石以益其居礮音又為龍安寺焉尚書  
裴公某李公某侍郎呂公某楊公某

裴曾李巽  
呂渭楊憑

御史中

丞房公杲咸尊師之道執弟子禮凡年八十一為僧五  
十三暮元和三年二月九日而沒其弟子玄覺洎懷直  
浩初等狀其師之行謁余為碑曰師周姓如海名也世  
為士父曰擇交同州錄事參軍叔曰擇從尚書禮部侍  
郎師始為釋其父奪之志使仕至成都主簿不樂也天  
寶之亂復其初心嘗居京師西明寺又居岫嶽山

張云  
岫嶽

拘樓二音岫又音  
古后切嶽力后切

終龍安寺葬其原銘曰

浮圖之修其興為禪殊區異世誰得其傳遁隱乖離浮

游散遷莫徵旁行

胡郎切

徒聽浮言空有互闢南北相殘

誰其會之楚有龍安龍安之德惟覺是則苞并絕異表  
正失惑貌昧形靜功流無極動言有為彌寂而默祠廟  
之嚴我居不飾貴賤之來我道無得逝耶匪追至耶誰  
抑惟世之幾惟道之微既陳而明乃去而歸象物徒設  
真源無依後學誰師嗚呼茲碑

一作動  
言事為

柳河東集注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柳河東集注卷七

宋 童宗說 張敦頤 潘緯 音釋

碑銘

南嶽雲峯寺和尚碑

乾元元年

戊戌歲

某月日皇帝曰

肅宗

予欲俾慈仁怡愉洽

于生人惟浮圖道允迪乃命五嶽求厥元德以儀于下  
惟茲嶽上于尚書其首曰雲峯大師法證凡莅事五十

年貞元十七年乃沒其徒曰詮曰遠曰振曰巽曰素凡

三千餘人其長老咸來言曰吾師軌行峻特

軌居消切法也

器

宇弘大有來受律者吾師示之以尊嚴整齊明列義類而人知其所不為有來求道者吾師示之以高廣通達一其空有而人知其所必至元臣碩老稽首受教髻童

毀齒

髻音迨童子垂髮

踊躍執役故從吾師之命而度者凡五

萬人吾師冬不煖裘

煖乙六切又咸遇切

飢不豐食每歲會其類

讀羣經俾聖言畢出有以見其大又率其侔

音午偶也

伐木

輦土作佛塔廟洎經典俾象法益廣有以見其用將沒  
告門人曰吾自始學至去世未嘗有作焉然後知其動  
無不虛靜無不為生而未始來歿而未始往也

二而字  
下或有

字知

其道備矣願刻山石知教之所以大其詞曰

師之教尊嚴有耀恭天子之詔維大中以告後學是効  
師之德簡峻淵默柔惠以直渙焉而不積同焉而皆得  
茲道惟則師之功勤勞以庸維奧必通以興祠宮遐  
邇攸從師之族由號而郭

周武王封號叔於西號平王  
東遷奪其地與鄭武公求號

叔之裔孫序封於  
其陽號曰號父

世德有奕從佛于釋師之壽七十有

八惟終始罔缺丕冒遺烈厥徒蒸蒸維大教是膺維憲  
言是徵溥博恢弘如川之增如雲之興如嶽之不崩終  
古其承之

南嶽雲峯和尚塔銘

雲峯和尚族郭氏號法證為竺乾道五十有七年年七  
十有八貞元十七年九月十七日終十月二十七日葬  
凡度學者五萬人為弟子者三千人色厲而仁行峻而

周道廣而不尤功高而不有毅然居山之北峯以為儀  
表世之所謂賢人大臣者至南方咸所嚴事由其內者  
聞大師之言律義莫不震動悼懼如聽誓命由其外者  
聞大師之稱道要莫不悽欵欣躋欵音希如獲肆宥故時  
推人師則專其首詔求教宗則冠其位披山伐木崇構  
法宇則地得其勝捐衣去食廣閱羣經則理得其深其  
道實勤而其心無求自大師化去教亦隨喪嗚呼大師  
之墓門人慕號長老愁痛遂相與以為茲塔礮石峻整

植木翁茂

翁鳥孔切  
木盛貌

凡衡山無與為比者然而未有能

紀其事余既與大乘師重異遊異其徒也亟為余言

亟為

並去聲

故為其銘銘曰

苞元極兮韜大方威而仁兮幽以光行峻潔兮貌齋莊

峻一本作拔

氣混溟兮德洋洋演大律兮離毫芒度羣有兮

耀柔剛棟宇立兮像法彰文字闡兮聖言揚詔褒列兮  
宅南方道之廣兮用其常後是式兮宜久長閱靈室兮  
記崇岡即玄石兮垂文章學者慕兮哀無疆

南嶽般舟和尚第二碑

佛法至于衡山及津大師始修起律教由其壇場而出者為得正法其大弟子曰日悟和尚盡得師之道次補其處為浮圖者宗世家于零陵蔣姓也和尚心大而行密體卑而道尊以為由定發惠必用毗尼為之室宇

潘云

毗頻脂切律也傳燈錄云律師教毗尼之法

遂執業於東林恩大師究觀祕

義乃歸傳教不視文字懸判深微登壇莅事度比丘眾

潘云比丘音鼻梵語云比丘如秦云乞士謂上於諸佛乞法資益惠命下於施主乞食資益色聲凡歲千

人者三十有七而道不愚以為去凡即聖必以三昧為

之軌道遂服勤於紫霄遠大師修明要奧得以觀佛浩

入性海洞開真源道場專精長跪右遶不衡不倚

石碑本洞

作廊无長跪及不衡字

凡七日者百有二十而志不衰初開元中

詔定制度師乃居本郡龍興寺肅宗制天下名山置大

德七人茲獄尤重推擇居首師乃即崇嶺是作精室闢

林莽

碑本闕作斬

剝巖巖殿舍宏大廊廡修直

廡音武

不命而

獻力不祈而薦貨凡南方人顓念佛三昧者必由於是

命曰般舟臺焉

潘云般如字大藏有般舟三昧經云一心念佛若一日晝夜若七日七夜又云

經行不得休息不得坐三月速得是三昧今釋氏有依此教修行者

和尚生十三年而始

出家又九年而受具戒又十年而處壇場

石本處作店

又三

十七年而當貞元二十年正月十七日化于茲室嗚呼

無得而修故念為實相不取於法故律為大乘壞衣不

飾揣食不味

揣徒官切聚貌

覆薦服役凡出於生物者擯而勿

用不自知其慈攝取調御凡歸於正真者動而成羣不

自知其教萬行方厲一性恒如寂用之涯不可得也有

弟子曰景秀嗣居法會欲廣其師之德延于罔極故申  
明陳辭俾刊之茲碑銘曰

像教南被及津而尊威儀有嚴載闢其門吾師是嗣增  
濬道源度衆逾廣大明羣昏乃興毗尼微密是論八萬  
總結彰于一言聲聞熙熙遐邇來奔如木既拔有植其  
根乃法般舟奧妙斯存百億冥會觀于化元同道祁祁  
盛貌功庸以敷如水斯壅流之無垠音銀岸也帝求人師登我  
先覺赫矣明命表茲靈嶽于彼南阜齋宮爰作負揭致

貨時靡要約

要平聲潘云揭音竭又音竭又音懇並牽也

袒奮程力不呼而

諾是刈是鑿既塗既斲層構孔碩以延後學出不牛馬  
服不絮帛匪安其躬亦菲其食勤而不勞在用恒寂縱  
而不傲在捨恒得洪融混合孰究其跡懿茲遺光式是  
嘉則容貌往矣軌儀無極其徒追思賡薦茲石

大明和尚碑

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  
故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慧者不可與

言佛達是道者惟大明師師姓歐陽氏號曰惠開唐開元二十一年始生天寶十一載始為浮圖大曆十一年始登壇為大律師貞元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卒元和九年正月其弟子懷信道嵩尼無染等命高道僧靈嶼為行狀列其行事願刊之茲碑宗元今撮其大者言曰師先因官世家潭州為大姓有勲烈爵位今不言大浮圖也不序其宦族所以尊大浮圖之道凡浮圖之道衰其徒必小律而去經大明恐焉於是從峻洎侃以究戒律而大法以立

又從秀洎昱以通經教而與義以修由是二道出入隱

顯從學以不惑來求以有得廣德二年始立大明寺于

衡山詔選居寺僧二十一人師為之首乾元元年

一本作某

年蓋乾元在廣德前恐誤

又命衡山立毗尼藏詔選講律僧七人師

應其數凡其衣服器用動有師法言語行止皆為物軌

執巾匝

童云移之移尔二切左傳奉匝沃盥

奉杖屨為侍者數百剪髮髻

被教戒為學者數萬得衆若獨居尊若卑晦而光介而

大灑灑焉

張云灑音浩義同

無以加也其塔在祝融峯西趾下

碑在塔東其辭曰

儒以禮行覺以律興一歸真源無大小乘大明之律是  
定是慧丕窮經教為法出世化人無疆垂裕無際詔尊  
碩德威儀有繼道徧大洲徽音勿替祝融西麓

董云音  
鹿山足

麓曰 洞庭南裔金石刻辭彌億千歲

碑陰

凡墓大浮圖無窳穴

窳 樞 綃  
切 穿 地

其用於碑不宜然昔之公

室禮得用碑以奠其後子孫因宜不去遂銘德行用圖

久於世及秦刻山石號其功德亦謂之碑而其用遂行  
然則雖浮圖亦宜也凡葬大浮圖其徒廣則能為碑晉  
宋尚法故為碑者多法梁尚禪故碑多禪法不周施禪  
不大行而律存焉故近世碑多律凡葬大浮圖未嘗有  
比丘尼主碑事今惟無染實來涕淚以求其志益堅又  
能言其師他德尤備故書之碑陰師凡主戒事二十二  
年宰相齊公映李公泌趙公憬尚書曹王臯裴公胄侍  
郎令狐公峘或師或友齊親執經受大義為弟子又言

師始為童時夢大人縞冠素舄

縞音果白色  
舄音昔履也

來告曰居

南嶽大吾道者必爾也已而信然將終夜有光明笙磬之音衆咸見聞若是類甚衆以儒者所不道而無染勤以為請故未傳焉無染韋氏女世顯貴今主衡山戒法

衡山中院大律師塔銘

衡山中院大律師曰希操沒年五十七既沒二十七年其大弟子誠盈奉公之遺事願銘塔石公胥姓胥子感切凡去儒為釋者三十一祀掌律度衆者二十六會南尼戒

法壞而復正由公而大興衡岳佛寺毀而再成由公而

丕變故當世之士若李丞相泌道未嘗屈覲公而稽首

尊之不名出世之士若石廩公瓚公

衡山有石廩峯瓚僧名也號懶殘

言未嘗形過公而歎息推以護法是以建功之始則震

雷大風示其地

兆字

滅跡之際則隕星黑祲告其期

祲音浸妖

氣斯為神怪不可度已故其與物大同終始無爭受學

之衆他莫能偕也凡所受教若華嚴照公蘭若真公

潘云

若面也切官賜額者為寺私造者為招提蘭若

荆州至公律公皆大士凡所授

教若惟瑗道郢靈幹惟正惠常誠盈皆聞人嗚呼始終  
哉為之銘曰

首有承兮卒有傳草大訖兮持法權衆之至今志益虔  
雷發地兮功已宣星告妖兮壽不延靈變化兮迎大仙  
礮茲石兮垂萬年世有壞兮德無遷

柳河東集注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柳河東集注卷八

宋 童宗說 張敦頤 潘緯 音釋

行狀

段太尉逸事狀

段秀實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

大曆十二年

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

郭子儀治河中即蒲州

王子晞

音希汾陽王之子

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

寓軍邠州

邠悲中切

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卒以貨

竄名軍伍中

卒一本作率竄取亂切

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

取於市不嗾

張云音歎不滿也

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

盈道上

童云鬲音歷鼎屬盎於浪切凡盎屬

把臂徐去

把一作袒

至撞殺孕婦

人

撞傳江切

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

邠寧節度使姓白名孝德

戚不

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

分公理

分一作付理治也

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

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為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

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為

公已亂

為去聲  
已止也

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

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

壞釀器

壞音怪  
釀女亮切

酒留溝中

留一作流

太尉列卒取十七人

皆斷頭注槩上

童云音朔  
長矛也

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

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

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嫗者

一人

張云雙蒲姑切又  
伴亦切不能行

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

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

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  
敗郭氏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  
帥勲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亂天  
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  
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  
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  
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  
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

尉曰吾未晡食

張云音  
通晚食

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

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還卧軍中晞不解衣戒

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

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謏

童云氏壬

切信也

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

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謏謏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

旱也督責益急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

甚吳使人求諭謏謏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

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

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

衣於既切

手

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

童云哺音速毀也

然後食取騎馬賣市

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諶

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

音者赤土

人且飢死而必得

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

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恥凡為人傲

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

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

隸郎計切

諶雖暴抗然聞言

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

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歧朱泚

童云此禮切

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太尉壻韋

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

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

堂樓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

識具存

識音志

太尉逸事如右

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負外置同正負柳宗元謹上  
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  
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

周邠釐間

童云釐后稷  
所封音卯

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鄣堡戍

鄣之  
向切

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為人姁姁

火羽切

常低首拱手行步

行一作促

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

之儒者也過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

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尚逸墜  
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故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輕車都尉宜城

縣開國伯柳公行狀

柳渾

曾祖善才皇荆王侍讀

祖尚素皇潤州曲阿縣令

父慶休皇渤海郡縣丞贈蔡州刺史工部尚

書

汝州梁縣梁城鄉思義里柳渾年七十四狀

公字惟深

一字夷曠

其先河東人晉永嘉年有濟南太守卓

者

柳純子卓

去其土代仕江左

代一本作往

公實後之柳氏自黃

帝后稷降于周魯以字命族因地受氏載在左氏內外

傳

去聲魯孝公子伯辰辰孫無駭賜姓展氏無駭生禽字季為魯士師食邑柳下謚曰惠因以柳為氏魯為

楚滅柳氏入楚又為秦滅乃還晉之解縣為河東人

及太史公書自卓至公十有

一代為士林盛族著于南朝歷代史及柳氏家牒惟公

質貌魁傑度量宏大弘和博達而遇節必立恢曠放弛

而應機能斷

去聲

其居室奉養撫字之誠儀于宗戚而內

行著焉其莅政柔仁端直之德洽于府寺而外美彰焉

凡為學略章句之煩亂採撫與旨

撫之石切拾也

以知道為宗

凡為文去藻飾之華靡汪洋自肆以適己為用自始學

至於大成耽嗜文集

耽都舍切

注意鑽礪

鑽祖官切

倦不知游息

威不待夏楚

夏古雅切

儒言經旨

經一作雅

夙有聞知年十餘歲

有稱神巫來告曰若相法當天且賤

天上聲若汝也

幸而為釋

可以緩而死耳位祿非若事也公諸父素加撫愛尤所

信異遽命奪去其業從巫之言也

一本無之字

公不可且曰

夫性命之理聖人所罕言措紳者所不道巫何為而能盡之也且令從之而生去聖人之教而為異術不若速死之愈也於是為學甚篤其在童幼固不惑於怪譎矣

童云譎古穴切說文權詐也

開元中舉汝州進士計偕百數公為之

冠

音貫後同

禮部侍郎韋陟異而目之一舉上第調受宋州

單父尉

調去聲父上聲

操斷舉措通乎細大挈廉檢守形於造

次加雲騎尉秩滿江南西道連帥聞其名辟至公府

帥所

類切辟音壁謂為江  
西採訪皇甫先判官

以信州都邑人罹凶害

罹鄰知  
切遭也靡

弊殘耗假守永豐令公於是用重典以威姦暴

童云重  
直隴切

周禮刑亂  
國用重典

鋪大和以惠鰥嫠

陵之  
切

毆除物害

毆即  
驅字

消去

人隱吏無招權乾沒之患政無犯令尤苴之蠹

張云尤  
苴亂貌

尤音蒙一音莫江切  
苴如容切蠹音妬

宰制聽斷漸於訟息耕夫復於封

疆商旅交於闕市既庶而富廉恥興焉既富而教庠塾

列焉

塾音孰門  
內之學

里閭大變克有能稱遂表為洪州豐城

令到職如永豐之政而仁厚加焉授衢州司馬夫器宏

者恥効以圭撮之任

撮蒼括切量容六十  
四黍為圭四圭為撮

足逸者難局

以尋常之地公遂滅迹藏用遁隱于武寧山羣公文書

諸侯走幣皆謝絕不就方將究賢人之業窮君子之儒

味道腴以代膏粱含德輝而輕紱冕遺榮養素恬淡如

也朝右藉甚有聲徵拜御史公曰君命也安敢逃乎即

日裝束上道公常好大體不為細家之迫速

一本  
作束

非其

志也以疾辭授右補闕不隱忠以固位不形直以奸名

童云奸音干有  
本誤作奸非也

除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赴江西與租

庸使議復權鐵

權音角

及常平倉便宜制置得以專任和

鈞關石之緒出納平準之宜國利人逸得其要道遷侍  
御史充江南西路都團練判官時屬支郡不知連帥之  
職公請出巡盡征之地大詰姦謬所至風動其有非常  
之政裕于人者必舉其課績歸之使府又以文采殷勤  
歌詠之俾其風謠頌聲聞于他部達于京師而後已改  
祠部員外郎轉司勳郎中餘如故就拜袁州刺史公於  
是酌古良牧之政宜于今者宗而奉之考諸理國之說

稱于人者承而守之均利器用以致其富昭明物則以  
教之禮示優裕之德以周惠利緩九賦推廣厚之心以  
固和慈保萬人明其制量臨長羣吏示之法禁考中備  
敗無不得其極理行高第朝廷休之召拜諫議大夫充  
浙江東西道黜陟使將舉其能政端于外邦也公則修  
虞書之考績舉漢代之課第處事詳諦無依違故縱之  
敗奉法端審無隱忌峭刻之文峭七切時分部所繫於公  
尤重凌江並海童云上蒲浪切近也列子竟吳越之域

並歌並進又音竝上聲

皆所莅焉復命稱職加朝散大夫又拜左庶子集賢殿

學士奉翊儲后修其宮政統理文籍紀于祕府拜尚書

右丞直而多容簡而有制去苛削之文而吏皆率法務

弘大之道而政不失中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右散騎常

侍涇卒之亂公以變起卒遽卒即粹字盡室奔匿于終南山

賊徒訪公所在追以相印既及公而問焉公變名氏以

給之張云江南呼欺曰給音急捐家屬以委之賊遂執公愛子榜筆

詢問張云榜比孟切答也張教傳載貫高榜笞數千折其右肱而公不之顧即

步入窮谷披草徑踰秦嶺由襄駱朝于行宮上嘉其誠

節不時台見公頓首流涕累陳計畫賊平策勲策即賜

輕車都尉封宜城縣開國伯拜尚書兵部侍郎初公名

載字元興至是奏請改命以滌偽署之汙是歲盜據淮

許淮西節度方議討戮宰相以大理評事李元平者有

名以為才堪攘寇拜為汝州羣臣望聲徇利者皆曰德

舉公獨慷慨上口朗切言於朝曰是夫喋喋銜玉而賈

石者也喋音牒多言銜王衍誤天下殷浩敗中軍華而

屑縣切賈音古

不實異代同德往且見獲何寢之攘時人不之信也未  
幾盜襲汝州以元平歸凡百莫不嗟服焉俄以本官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登朔聖皇匡弼大政造膝盡規諫之  
志當事無矜大之容援下情于上以酌天心順嘉謦于  
外用彰君德故致績用茂著而人罕知之然其章布于  
外敷聞在下者十一二焉貞元初上以甸服長人天下  
理本於是親擇郎吏分宰於京師外部未幾而人謠大  
和擊壤之頌歸於帝力上召丞相告之左僕射平章事

張延賞抃蹈稱慶公俯伏不賀且曰旬服之政固宜慎重然則此屑屑者特京兆尹之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以承大化京兆當求令長以親細事夫然後宜捨此而致理可謂愛人矣然非王政之大

倫也不知所賀上深然之漢惠悅曹參之言絳侯慙曲

逆之對

曲逆音去遇一音皆如字縣名陳平所封絳縣名周勃所封謂對決獄錢穀之問

考之

前志我無負焉既而西戎乘間入邑詐以請盟

問去聲吐蕃尚

結贊請會盟平涼

侍中北平王燧

燧馬

建議許之自公卿以下莫

有異慮公獨陳謀獻畫言戎之詐固不可許竟留中不

下而前議遂行於是冊命上將

去聲命渾城  
為會盟使

莅盟諸戎

戎果縱兵逼好大毆掠而去上召對前殿嘉歎者久之

時諫臣有廷諍陷于訕上者上未之善也公從容候間

陳古以諷所以示寬裕之德招讜正之言詞旨切直意

氣勤懇動合聖暮卒見納用無何工人有以理乘輿服

器得罪于左右者

唐傳云玉工作帶誤毀  
一銙私市佗玉足之

有司以盜易

御物請論如法制初可之公不奉詔因抗疏曰跡其罪

狀未甚指明方春殺人恐傷和氣上覽之大悅即原其  
罪刑官慎恤之事正於邦典聖君含育之德彰于天下  
論者難之時上相與光祿卿裴腆不協候公休沐以御  
酒或闕陰請貶之制命既行公堅執不下請訊支計之  
吏校其供入之實原本定罪窮理辯刑而腆竟獲宥克  
復本職白志貞有羈勒之勤勒音的獻利屢中利一作謀上  
嘉其功效特寵異之方議大用公以為骨徒雜類骨俗作胥  
出自微賤負乘致寇盜之招也累疏以聞而止公竭誠

盡忠憂勞庶務有耄忘之疾

老音冒  
志去聲

懇迫陳讓除右散

騎常侍罷知政事貞元五年二月五日薨于昌化里終

於散地故褒贈不及惟公致君之志孜孜焉不有怠也

立誠之節侃侃焉

童云侃空  
早切剛直

無所屈也故處心積慮博

蹇之道表於朝端弼違釋回朴忠之誠

禮記禮器篇禮  
釋回注釋猶去

也回邪  
僻也

沃于帝念內有敢言之勇進當不諱之明用能

直道自達而無罪悔者也公累更重任祿秩之厚布于

宗姻無一廛之土以處其子孫無一畝之宮以聚其族

屬待祿而飽傭室而安終身坦蕩而細故不入其達生

知足落落如此夫其子恭父慈

或添仁義

善行也拊循制理

能政也直廉潔靜儉德也拒疑獨斷明識也冒危以扞

牧圉大節也犯顏以陳訏謨至忠也有一于此尚宜旌

褒矧茲備體焉可以已固當飾以榮號章示後來而故

吏遺孤淪寓遐壤久稽彝典罪在宗屬敢用評隲舊行

隲音質

定也

敷贊遺風若乃揚孔氏褒貶之文舉周公懲勸

之法徵於誅謚則有司存謹狀

謚議貞元十五年正月日故銀青光祿大夫右

散騎常侍輕車都尉宜城縣開國伯柳公從

孫將仕郎守集賢殿正字宗元謹上

尚書考功伏以魯史褒貶虞書黜陟彰善瘴惡

瘴丁但切疾也

王教之端自周公以來謚法未改謹按柳公累歷清貫

茂著名節貞亮存誠潔廉中禮納忠為爭臣之表

爭音諍

出守乃牧人之良刺舉必聞澄清可紀冒危而大節不

奪更名而純誠克彰

更平聲謂元名載因冠亂改名渾

遂踐鼎司以匡

王國奉上盡陪輔之志退迹有推讓之高圭璋聞望

音闡

問洽于人聽所以聳厲在位關於政教聲聞王者其事

實繁裒善勸能固將不廢宗元既當族屬且又通家傳  
信克備其遺芳考行敢徵于故事謹具署其懿績布以  
懋詞定謚之制謹如律令

謹一本  
作請

謹狀下太常博士裴

堪謚議曰貞奉勅依

唐故秘書少監陳公行狀

陳京

五代祖某陳宜都王

曾祖某皇會稽郡司馬

祖某皇晉陵郡司功參軍

父某皇右補闕翰林學士贈秘書少監

某州某縣某鄉某里陳京年若干狀

一本無此一行

公姓陳氏自潁川來隸京兆萬年胄貴里諱京既冠字  
曰慶復舉進士為太子正字咸陽尉太常博士左補闕  
尚書膳部考功員外郎司封郎中給事中秘書少監自  
考功以來凡四命為集賢學士德宗登遐公病痼輿曳

就位備哀敬之節由是滋甚遂以所居官致仕貞元二  
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終於安邑里妻黨之室無子伯  
兄前監察御史璫仲兄前大理評事萇以公文行之大  
者告于嘗吏于公者使辭而陳之大厯中公始來京師  
中書常舍人袞楊舍人炎讀其文驚以相視曰子雲之  
徒也常以兄之子妻公由是名聞遊太原太原尹喜曰  
重客至矣授館致餼厚以泉布獻焉公曰非是為也某  
嘗為北都賦未就願即而就焉其宮室城郭之大河山

之富闕閉之壯與其土疆之所出風俗之所安王業之

所由興苟得聞而覩之足矣若曰受大利是以利來蓋

異前志也吾不能敢辭遂逆大河踰北山仿佯而歸

仿佯

音房

賦成果傳天下為咸陽尉留府廷主文章決大事

得其道為博士舉疵禮

童云上才支切說文病也

修墜典合于大中

者衆焉涇人作難公徒行以出奔問官守

手又切左傳僖公二十四

年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

段忠烈之死

段秀實為朱泚所害

上議罷朝七

日宰相曰不可方居行宮無以安天下公進曰是非宰

相之言天子褒大節哀大臣天下所以安也况其特異

者乎上用之其勞動侍從謀議可否時之所賴者大巡

狩告至

謂還宮也一本  
作所至者非

上行罪已之道焉曰凡我執事

之臣無所任罪予惟不謹於理而有是也將復前之為

相者

相去聲  
謂盧杞

公曰天子加惠羣臣而引慝焉德至厚也

而為相者復是無以大警于後且示天下率其黨爭之

上變於色在列者咸恟而退

恟音凶  
憂恐也

公大呼曰趙需等

勿退遂進而盡其辭焉不果復上迎訪太后

沈太后  
德宗母

間

數歲外頗怠其禮公竅疏發之天子感悅焉初禮部試士有與親戚者則附于考功莫不陰授其旨意而為進退者及公則否卓然有有司之道不可犯也太廟關東向之禮且久矣公自為博士補闕尚書郎給事中凡二十年勤以為請殷祭之不墜繫公之忠懇是賴故有赤

紱銀魚之報焉

京獻議二十年至貞元十九年孟夏禘祭方正太祖東向之位帝賜京緋衣銀

魚袋昭陵山峻而高寢宮在其上內官懲其上下之勤輓

汲之艱也

童云輓武遠切引之也亦作挽又旣販切引車也

謁于上請更之上

下其議宰相承而諷之召官屬使如其請公曰斯太宗之志也其儉足以為法其嚴足以有奉吾敢顧其私容而替之也奏議不可上又下其議凡是公者六七人其餘皆曰更之便上獨斷焉曰京議得矣從之在集賢奏秘書官六員隸殿內而刊校益理納資為骨而仕者罷之骨即胥字吏也求遺書凡增繕者乃作藝文新志制為之名曰貞元御府羣書新錄始御府有食本錢月權其贏以為膳有餘則學士與校理官頒分之學士常受三倍由

公而殺其二

殺所界切

書史之始至入禮幣錢六十緡亦皆

分焉公悉致之官以理府著作書閣廣羣官之堂不取

於將作少府而用大足居門下簡武官議典禮上以為

能益器之與信臣議且致相位遇公有惑疾使視之疾

甚不能知人遂不用用鄭吏部高太常為相

鄭珣瑜高郢

而

以祕書命公所以示優之也公有文章若干卷深茂古

老慕司馬相如揚雄之辭而其詰訓多尚書爾雅之說

紀事朴實不苟悅于人世得以傳其藁其學自聖人之

書以至百家諸子之言推黃炎之事

黃帝  
炎帝

涉歷代洎國

朝之故實

洎即  
暨字

鈎引貫穿

去  
聲

舉大苞小若太倉之蓄崇

山之載浩浩乎不可知也豈揚子所謂仲尼駕說者耶

夫其忠烈之裛也相府之有誠也太廟之東向也昭陵

之不更其故也官守之不可奪也立言之不可誣也利

之不苟就也害之不苟去也其忠類朱雲其孝類顏考

叔廉類公儀休而又文以文之學以輔之而天子以為

之知既得其道又得其時而不為公卿者病也故議者

咸惜其始而哀其終焉公之喪凡五十四日而夫人又  
沒毀也夫人之父曰偕司農卿祖曰某贈太子太保某  
故集賢吏也得公之遺事於其家書而授公之友以誌  
公之墓謹狀永貞元年八月五日尚書禮部員外郎柳  
宗元狀



柳河東集注卷八